

文 學 小 叢 刊

我站在地球中央

楊 剛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學小叢刊第二集

我站在地球中央

楊

剛

文 學 小 叢 刊
第 二 集

我站在地球上

★ 每冊定價國幣四角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初版

著 者 楊 剛

編輯者 巴 金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

見證 代序

見證 這本冊子裏的散行不是詩，

見證 牠不是哲學，

牠更不是散文。

牠沒有祖先，料牠更不會有後人，因為恰好牠是四不相。

我心昏亂，我屢次替牠判決了死刑的昏亂，總是回頭又掀起勢子來蒙蓋我。有時我知道這勢子的來源，不消說：工作是治萬病的仙丹，我得幹，幹，到處找事作，不許我的心我的手閑。容許生活的大建築留下一絲裂縫，讓空想的風鑽進去，那座建築

就應該趁早收場了，不如撤掉了重建。我的方媽媽不是給我們講過故事：紅花堤張老爺起屋，少替瓦匠師傅開了一桌酒，屋一起上去，就倒下來；起上去就倒下來，後來挖開牆根一看，牆底下給瓦匠師傅埋了一個「破」。

管生命的瓦匠師傅，你就給我安了這個致命的「破」。

我恨着這「破」，把空想看成仇人，時常在亂抓了一頓工作之後，還各處夾起一本書，別人總是誇講，說「多有功」！殊不知這本書夾來夾去，也許在我膈膊底下過兩個月。

那些磨損我們的空想，我極少去理會牠們。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好處。欲念有一千重，情性有一萬種，某一念頭剛作上了半路，別一念頭又跟着起來，兩者相消，剛好回到了一個死的均衡。辯證法對於這理解得最貼切。矛盾是發展的，若新舊相持，進退不得，結果就是羅馬帝國的下場。這真理可用於萬物，也可用於生命，可遠包遼古，

自然也能夠概念未來，就在小小個人的心理生活上，行爲上，全說得通，並且不帶勉強。

「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是兵法家的孫子說的一句機械話，又被韓信拿去運用成了功。話雖說來機械，牠本身却含了辯證的真理。死的是舊，生的是新；舊者愈臨死地，新者愈得怒生；或者本因新者要生所以弄得舊的不得不死，并且那個新的越臨到死境，越勇猛，越用着朝發的鮮話來強幹，牠知道要死的不是牠，在那要死者下坎坑時，有一點無際的光輝來歡迎牠這個新生者。而那個舊的呢也不是傻子，或者說，也不是懦夫。第一，牠知道新的是在牠自己的骨縫輕爬，要裂出牠的骨子來話出自己的生命；第二，假定牠把不住自己一定是要死的一個（在最後一息沒斷時，病着末期肺病的人也云以爲自己會死的），牠就有力量堅持着，無論如何不肯退兵。然而生命這東西却是極奇怪，牠一面大公無私，一面又專打落水狗，日月所照，

霜露所被，那兒不是生命？又那兒不是歡欣？只是你要一由生命陣上落下來，或者作完了你能夠作的職務，不肯退，還站住那新的位子不讓，生命自己的力量就不再來支持你，反而要送你下台。葉子肯由滋潤的樹上掉下來嗎？却是生命不僅讓牠自己落，而且還在旁邊助牠一陣秋風。等到牠下了地以後，又叫牠去腐去爛，不給牠一點希望。總之，牠非得把那舊的播乾去淨不可。這是生命本身的自私，是宇宙發展的自私。誰有權問宇宙為什麼要存在，地球為什麼有生命？問出來了又有什麼行為可加之於宇宙？大鈞百轉，宇宙不息，只要牠一停息，一站定，宇宙萬物怕就要失所而墜入毀滅的永恆吧。誰知牠爲了什麼不肯停下來，入毀滅的永恆裏去休息？用人的言語講，這就是物質的頑梗，生命的自私。

地球一般的被認爲是人類的母親了，可是在牠上面生不了的不只人類，所有我們這點摸索索得來的知識，連悲多汶的大樂所探出來的東西在內，都不足以包括地球上生命之宏厚。人類用幾個簡單字眼分割了這生命大羣的種類，就以爲自

已叩啓了自然。實實在在，你順手抓一把空氣來，焉知其中能有多少億萬的生物！在地球上許多生物被殺害，許多生物被長育，地球牠養出了生物，牠又把生物掩埋消滅牠的踪跡，把牠們鎔成土汁化成泥以肥養牠自己，使牠自己的養力更雄更博厚。這兒是強悍的自私也是寬縱的捨棄。自私，絲絲縷縷爲了生命的自私捨棄，成蘗成批爲了生命的捨棄。貼進地球永不會有單純的腐爛和死亡，泥土滿有青竹的氣味。我們關於生命的知識還只能數到地球，然而地球已經應該受祝福了，我們難道不可以沾牠的光。

許多創作大匠的肖像，我最喜歡悲多汶（對於這位音樂王國的創立者，我沒有說得上半毫半忽的了解，簡直是門外到提他的名字都增加自己的羞愧。）前年冬天由一位朋友那裏，看見了他的一張卡片像，便放出班門手段——率直——跟他要了來。打那以後，這張像就跟着我各處走，我在那兒停下，牠就掛在我的面前。這不是一張人的像，這是生命之憤怒的人格化。牠有着生命的堅實，驚忍，牠是滿臉濃

烟，憤怒的如在濃鬱的烟底下迴旋盤繞，不能散。創作更新的慾望和意志扭成股子，勒緊了他的臉，牠們燒黑了他的眼睛。而他三十歲時既失了戀人，又同時聾了耳朵——一個在音樂裏聽宇宙生命之存在的人，把耳朵聾掉了！

我又喜歡聽大風大雨大雷的鳴吼，喜歡迎着對面風走去；黑雲倒壓在海上，海呼呼哨哨的撲打沙岸時，我變得兒氣了，會想到去和海噴雲吞霧的大嘴鬥頑笑，用赤腳去試試他的勁。我沒有意思用這些言語滿足自己，反之，這種說法正露盡了一個人的毛病。只是生命的大力就這麼排山倒海，牠逼得你不能不爲他全神貫注，感覺到那種通入宇宙的力也連在自己心上。生在天上，生在地球，生也在人間。誰無視了生，誰就滅亡；誰排斥了生，無論排斥他自己或是他人的生，他就沒有力量逃避死。

想起對中國的侵略，把我們百年來的歷史靜靜一算，中國人就沒有一個不會憤怒吧，莫解的憤怒。不足奇怪？難道我們是地球抱來的兒子，爲什麼要受這些

可恥可恨的凌虐？我們是牠的大兒子，從人類最早起就下田上山，鑽林子落海，打下了人間家業的基樁。我們在地球上，無論由那方面來講，都有個長子的身分；雖以這付身份，却從不會妨碍或排斥他人的生。可是如今，我們居然就類似了一個抱的兒子，一個不該有家可歸的游魂。從夢寐裏，在白日的沉夢裏，我似乎常常看見了一個游魂，牠到處飄蕩，牠又無路可走。牠熱熱的向着週圍，週圍却閉住眼不理牠，只是拚命的向牠擠，擠得鐵緊，鑽也不讓牠鑽出去。於是一圈牆彷彿就高高的築起來了。

我想來這個魂是有丁毛病的。為什麼牠會被人圍起來，擠得這樣緊？牠一樣在人間有了牠的位置，佔了一大片地方；執着生，就永不會有死；為什麼牠會這樣飄蕩？除了是牠自己對生持着了死魚色的無視以外，還有別的理由可講嗎？

中國人外國人都誇講這個民族愛和平。「和平，和平」一隻好漂亮的鴿子呵！鴿子也只有在那風朗日時於浩曠的天空裏撲幾下翅膀，丟一兩個圈子就罷了。天地倘有一點不然，鴿子就得躲進別人替牠打成的籠子裏去。人間會想出這樣的古怪

和平，又會發明用鴿子來，做牠的代表，實在是人類惡性幽默的頂點。想不到我們這堆中國人竟算做了鴿子的祖先！中國人在完全不明白自己的時候，就被古聖先賢和東西大好老們給我們帶上了鴿子的鳳頭，好不光榮。只是我們那滿山遍野的啞吧斑虎，平空給硬裝進鴿籠裏去咕呀咕的，暴氣在嗓子裏打轉轉，是多麼受罪！平日一句話不合式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乾脆好像不能有了；一堆石頭丟錯了疆界，便明火執仗來一場大械鬥，打倒了死屍也不見官，這橫幹氣概也硬給撲殺了；還有中國小孩子們有名的石頭仗全都被人忘記得乾乾淨淨。世界上的人都望着中國大人老爺們腆出肚子的峨冠博帶而高聲讚頌：和平呀，和平中國鴿子！

只一層，你別忙，你先聽聽他們頌歌裏的冷流的惡笑。

事情還是有奇而不奇的地方。恰恰就在這所鴿子老巢裏，長着了老虎，照外國人的說法是獅子。誰能真相信鴿子籠把斑虎關得住呢？於鴿子的弱病中，虎心的剛

猛是經常在兇蠻的上長，正如地球以其寬洪的捨棄長發生命頑梗的自私一樣，也正是辯證大法雄辯而強橫的昭示了牠的真理。這四面遭逼的游蕩靈魂倒底以五千年蓄下來的猛力暴吼了，這不是僅僅幾萬萬中國人的吼叫，這是生命，這是地球自己的命令，對於無視生命，排斥生命者所下毀滅的敕告！就爲了歌頌這敕告，我寫過了「紅色的熱情」，「沸騰的夢」，「北風」，「星」，等等也寫了「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關於這些篇幅，我在今天也和初寫成的時候一樣，沒有叫牠詩，也沒有叫牠是什麼。我這人十分空想，也十分貼實，矛盾到極點；對於提鍊兩個字，犯了習慣的不耐煩，因此素來避免保存詩思，寫詩這些字。對於構成一篇完美詩作的前提：意境的溶會，不消說，我的匆慌燥急和牠就格格不相投，而在音節詞語的交流上，我又嫌其瑣碎。對於我所要傳達解釋的東西，我不能使用精細，空靈和含蓄。我所要作的就是一

隻號筒，一隻掛着紅綢子對着太陽高唱的號筒。我只望我能夠吹出宇宙的心音，我只望這號筒口上發出來的粗號，能引得地心的精靈點首。別人以生命的動作，原野村莊的演出鋪陳他們的錦艷，我則只要吹號，吹出生命遍在的祕密。

但是等到人家問我，「你這首詩寫的是什麼」我却啞着嘴，臉紅了半天。最後爲了敷衍面子，我就順勢一笑，說：「算是一種政治的諷刺。」其實，我在撒謊，根本就不知道該算什麼。是政治呢？是理想呢？諷刺還是咒罵，實在說不上來，而且我就不配談諷刺。心是熱的，嘴是熱的，衝口就怒罵，否則只會哼哼呵呵，再不就合上了嘴，這樣人寫諷刺不比女兵身上貼奶字號的封條還不像樣麼？

所以，結果沒結果。

我站在地球中央

我站在地球中央！

右手擁抱喜馬拉亞，

左手攬住了長白，興安嶺；

四萬萬八千萬縷活跳的血脈環繞我全身。

無盡的，汪洋的生命，

太平洋永生不斷的波紋——

長在我的懷裏，泛濫在我胸前！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在我頭上高飄起一柄旗子，

風在那裏歇腳，

雨在那裏藏息，

太陽在旗子鮮明的紅光上，

射上她的金箭，

白箭，

鮮着天上耀人眼睛的晶白箭羽，

那是生命的箭簇，

鑲在我的心底！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有時候寬袍大袖，

有時候奇裝異服；

我愛和小孩子打架，

又愛和老人家聊個晌午；

還有，在春天裏，

沿那小魚兒打着旋渦的小溪邊上，

我愛坐在綠草灘上，

看魚兒們咬我的釣竹。

我活了有個四五千歲，

原不算老，

可也不算小；

我想我是活着，

因爲在我那睡裏夢裏，

常聽到宇宙的家常般話，

常有自然的風雨敲着我的窗，

祇着我的紙，

叮嚀我怎樣想，怎樣活。

早上，我和朝陽攜手同爬上東山，

喜愛那湧泉的紅光，滾滾不盡，瀰滿人間和大地，

夜裏，我又和羣星歡跳破黑暗，

我艷慕宇宙心花的繁星，生生不息，照澈了現今和未來；

我握緊了長虹的尾巴，

守着牠在我心頭鋪開日月，

我又抱住了大山的峯頭，